

國防研究院叢書第六種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

第三年

梁 肖 幹 譯

杜 建 時 校

中華書局印行



THE WAR THIRD YEAR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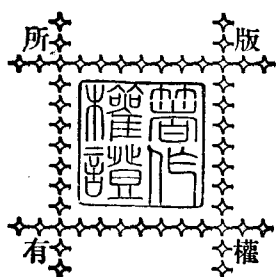
EDGAR MCINNIS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三年

梁肖幹譯
杜建時校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原 著 者
譯 者
校 閱 者
發 行 人
印 刷 者
發 行 處

Edgar McInnis

梁 肖 幹

杜 建 時

李 虞 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各埠中華書局

國防研究院叢書第六種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三年（全一冊）
◎ 定價 國幣 五 元

（郵運匯費另加）

國防研究院戰時世界名著翻譯例言

一、此次戰爭以現代科學技術爲手段，以經濟組織爲依據，以整個文化爲擴大影響與效率之資具。其給予學術思想之刺激，遠過於以前任何戰爭；其所產生之著作或爲直接研究戰爭問題，或自其他種種觀點探討戰爭之影響，亦較以前任何戰爭時期遠爲豐富。

二、我國因戰時交通阻梗，外國資料文獻之輸入，向卽稀少。故有關戰爭之問題僅有零星之介紹，而無有系統有選擇之選譯。本院爲提高研究水準貫輸國防知識，特就國外最近數年出版之權威著作，分門別類，陸續翻譯，輯爲叢書，以饜足國內智識方面之飢荒而宏富國防思想與研究之內容。

三、本書「大戰第三年」，乃麥克伊尼司教授之力作。麥氏以歷史家之辛勤與科學家之冷靜態度，將大戰第三年度之事實，以按月記錄之方法，作定期式之歷史記載。凡大戰第三年所發生之種種事故，大自各國政府政略與戰略之顯著變更，小至各戰場每日易使人遺忘之事蹟，不分繁簡，一律囊括於有系統之記述中。其特色在能將各戰場間所發生之情事，作一妥善之歸結，而令其成爲整個之輪廓。予人以翔實而又簡明之歷史印象與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三年

目 錄

第一章	一九四一年十月至十二月	一
第二章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三月	四〇
第三章	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	九二
第四章	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九月	一五二
附錄一	外交文獻	二〇〇
附錄二	大事記	二一六

第二次世界大戰紀——第二年

第一章 一九四一年十月至十二月

世界大戰

當此戰爭第二年度告終之時，戰事之趨勢已助吾人明瞭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來所發展之局面，時間之過程亦已使吾人對此認識戰事發展之順序，而其中各事之意旨及其重要性亦逐漸明朗；然仍缺乏任何新鮮而真實之事實足以供給歷史評斷之材料，迄今此等事實猶爲一般研究者所不知，而已揭發之事實，欲圖彌補此缺憾，充其量亦尙嫌不足，而且常令人迷惑。誠然，現代評論家之主要工作乃在儘量摒除錯誤事實之流傳，同時防止易於產生之錯誤觀念。

無論已有若干標記，表徵戰事之危險階段；但在某時期中戰事之趨向，甚至其最後之安危，均難逆料。聯盟軍之怠忽使希特勒有八個月從容之準備，得以安然擴大其在歐陸之侵佔，此乃歐陸沉淪之決定因素也。英國空中之勝利，逐漸增加其重要性，故一九四〇年秋天德國向英國猛烈攻擊之意義更爲重大。一九四一年春德國在大西洋上運用其海空聯合攻擊，企圖征服英國，此一攻勢幾將英國之生命綫剝削殆盡；雖因美國逐漸增多援助，得以支持不潰，倘希特勒決定不以其大部份力量用於蘇聯，則美國之援助將嫌過遲，此點並非不可思議者。

一九四一年杪，因俄國將士之英勇奮鬥，堅持其對軸心攻勢之抵抗，轉敗爲勝，致使戰事重心再度轉移，而改變雙方戰事前途之局勢。希特勒因遲遲不能征服英國，而讓蘇聯得以集中力量，迫使希特勒立即發動攻勢，因當時德方尙有速勝之機也。假使蘇聯戰事果然得到速勝，英國縱然能有喘息之機會，然在創傷尙未痊復，美國援

助尙不得大量供給之前，希特勒仍可回師全力攻英；但德國計劃因在蘇聯戰場受挫而粉碎，英國既未屈服，美國又開始以其全部物質從事戰爭，故此工作須待明春重施；同時英德及英蘇之戰均需要美國全力協助，方可爭取有利之形勢，以擊潰軸心。

納粹之困難已因美國初期之援助而加重，其影響已在大西洋戰役中表露無遺。現在吾人尙不能斷言戰事已入決定階段，但目下情況實有利於英國。七八兩月之船隻損失已見減少，雖然一度曾於其後兩月中復趨上升，但十一月間又形減低，其主要之因素已無疑為美國海軍之活動；美國一面幫同英國減少船隻之損失，一面予以必要之補充，一九四一年中美國新造一百萬噸之船隻，再加英國新造之總噸數，僅足抵償七月至十月之損失，當時平均每月損失在十八萬噸之譜。針對目前事實，美國計劃於一九四二年造成六百萬噸，即使納粹加強其攻擊，而造成更高之記錄，但欲圖超過此補充率，其希望實屬渺茫。再者，以後美國船隻將更妥為保護，並作更有效之運用。美國國會於十一月間通過之修正中立法案，不僅准許商船武裝，且廢止船隻進入交戰區之禁令。過去英國在蘇彝士運河所得之直接供應，現在可以直達其本土矣。納粹之潛艇對美魚雷艇及商船之攻擊不僅不能阻止供應之運送，且激起羅斯福總統斷言美國已被攻，而要求立即採取必要之行動，以擊收希特勒。羅總統之主張，意在使美國海軍不僅保護其商船，局部且須搜索並消滅攻擊者，而其究竟乃以無限制之戰爭對付德國。

此主張乃着眼於未來之前途。美國目前之任務係從事於支持英國之防禦力量，並建立自己之防務，因此德國不致即刻遭受攻擊或潰敗，且嚴密之封鎖並未絕對剝削其力量，因封鎖所引起之影響至少已由彼等開拓在歐洲所控制之資源而彌補矣。倘使當時不幸蘇聯被德國征服，則其資源可達自給自足之境。納粹空防之改善，加以秋季氣候之惡劣，使英國空襲其戰時生產之危險性得以減低。十月初以後，英國轟炸之目標僅着重於沿海一帶，整月中，德國本土只遭受十七次轟炸；十一月七日發動之夜間內地轟炸，不料突遭惡劣氣候之阻礙，以致損失轟炸機達三十七架之多，空中攻勢之困難，由此可見一斑。雖然每次轟炸均予對方以重大之打擊，但其中仍有不值轟炸

者，且威力所及，鮮能達於納粹之工業要地。

當德國軍隊正被牽制於蘇聯戰場而陷於苦戰之時，德國並無受英國西面襲擊之可能，因英國自認無力支持此攻勢以獲取勝利也。一般人民對於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以聲援蘇聯之呼籲，亦因此種情勢而逐漸沉寂，此時英國之軍事行動仍限於納粹統制下沿海區域之奇襲。若德國時能免於任何急迫之恐懼，而戰爭之可能長期拖延實為英國憂慮。英國避免陷入無希望之冒險，而奮力於準備之進行，以等待時期之成熟，而此項準備之基點全賴美國供應之逐漸增加，同時美國之戰志更為堅定而激烈，加入作戰之時期已愈接近矣；德國將發現密集之英軍外，尚有美國之遠征軍團。

欲圖打破此種局勢，希特勒儘可應用其一貫之技倆，向尚未完成準備之英國作出不意之進攻，但此一着之難於實行，已為德國所深知。蓋德國之全部物資已盡用於當時已有之戰役中，在整個被征服之歐陸上，包括德國附庸之意大利在內，已無多餘之物資可供發動另一戰事，故德國為欲達到對英國或蘇聯得一決定性之勝利，祇有不斷發展其生產制度，以趕上其所有交戰國家生產力之總和。

基於此點，德國主要的獲致新利益的希望，厥在調整其現有物資之運用。尚有數處戰略要地，其佔領將有利於德國，而對英國即為一挫折。特別是英國生命綫遭受打擊之可能性時常存在，如果希特勒願利侵入英國航綫要地之直布羅陀或蘇彝士，或者同時向兩地並進，即英國將被逐出地中海之外，同時使其在中東之權力陷於危險之境；但此舉將分散德國之人力物力於更廣闊之地域，而未必能有相當收穫。西班牙對直布羅陀之防禦無實際之幫助，但西班牙之被佔，却為一重累。十二月三日，羅斯福總統准許以租借法案支持土耳其後，土國已非納粹德國在戰略上可以任意運用之工具矣。是時德國南進尚為有利，但欲作是項決定，需要審慎之考慮。

迄今，歐洲尚有一國家，其加入德國作戰即將加強軸心之力量。維琪法國現仍奮鬥於德國統治之下；德國對德兵被擊所施之報復，即槍決人質，十一月間，南特（Nantes）及波爾多（Bordeaux）兩地所槍決之人質已達一

百名之多，此外尚有百人或將處死。關於此點，墨西哥政府曾一度本人道之立場向德國提出抗議，但德國之答覆爲「此等均必須認爲迫切之慈善義務之履行」。不論貝當之抗議是否更有效力，德國用盡方法以威脅法國，希圖逼使全部投入軸心之集團。

十一月間，此種威脅已見劇烈，魏剛之去職卽爲其明證。此法國首領一向極力擁護維琪政府，並贊成德法間合作之一般原則，但反對軍事之聯盟，而其北非法軍統帥之地位，在希特勒之各種軍事計劃中極被重視；十一月二十日宣佈魏剛任務已完畢，原職務卽行撤銷，此事意義之重大可由美國政府事後所採取之行動察見之，美國不但停止繼續援助北非法軍，並且以租借法案援助戴高樂將軍領導下之自由法國。吾人可以推想，在魏剛去職後，法國與德國有同流合污之可能。

維琪政府迄今尚未步入此最後之階段。十一月一日戈林與貝當會談，在其後一週中，官方對於戈林貝當間之任何協定均未予以公佈。法國軍事基地並未顯然被佔，德軍亦未通過法境，法國艦隊亦未交與德國。德國垂涎法國艦隊，不僅圖利用於護航，並將增加英國海上封鎖所遭遇之困難，而造成英法間之敵對狀態。法國存餘之海軍實力可能改變地中海之現狀，同時迫使美國更加密切注意大西洋。但此乃維琪最後之一着，法國猶未顯爲德利用以分散美軍在英之實力。

實際上，軸心目前之唯一途徑卽爲促使日本積極參加戰爭。日本之初步行動將爲開闢一新戰場，此太平洋上之重大威脅，美國實有痛切相關之感，必將分散美國在大西洋之實力，威脅英國遠東堡壘之新加坡以中傷英國薄弱之防綫，且增加西伯利亞戰爭之可能性，牽制蘇聯東方之駐軍使不再調往西綫增援，並對付英美之聯合艦隊以改觀太平洋之海上局勢。日本所運用之艦隊較之英國或美國之實力已無遜色，且可能強於英美之全部遠東海軍實力也。

根據上述之企圖，乃有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之偷襲，於是，世界大戰之局面終於形成，每一強國均捲入戰爭之

漩渦，每一海洋均成爲戰場，每一陸洲均已成或將成爲戰鬥之地域，在廣闊分散之地區上進行各種不同之戰鬥，此每一戰鬥均爲整個世界大戰中之一單位，任何區域之戰果，將直接牽動千萬里外敵友之命運。

俄羅斯戰役

戰事進行三個多月，納粹攻蘇之戰爭已獲驚人之勝利，但此等戰果僅爲加希特勒之基本失敗，蓋不能獲得其真正之目標作最終之決定也。蘇軍仍奮勇作戰，被包圍之城市仍然英勇抵抗，不論德國自柏林一再宣揚其得意之戰果，蘇軍始終無立即潰滅之象徵，除非能達到徹底擊潰蘇聯武力之目的，納粹之戰事將爲一不幸之失敗；至其局部之勝利如非有助於此最高之目的者即無意義；蘇軍不顧一切犧牲，再接再厲，仍可得到最後之勝利。

德國欲圖達到其主要之目的，其困難將隨戰事之進行而增加，漫長之交通綫加劇其東綫巨大之供應問題；雖然很快即將蘇境鐵道從寬軌改轉爲標準軌，有助於其供應問題，但缺乏公路之交通，致加重鐵道之負荷，且使供應品難於達到戰場上之作戰隊伍。氣候之愈趨惡劣使此問題更形嚴重，而且攻擊之進展亦見困難，蘇軍之活動更予德軍以困擾攻擊者利在進行迅速，若稍緩和其壓力，則守軍可得到其必要之喘息，重整其兵力及陣地，以對付新攻勢。

然蘇聯之困難亦見增加，彼等所有之資源已因德軍之推進而逐漸損失殆盡。蘇軍迫切之目的却在避免戰場上之潰敗，彼等於取得最大之代價後即準備退出其守土，但此撤退亦有其限度，即不致對將來之抵抗有嚴重之影響也；此限度日見縮小，蘇軍自由運兵之地區亦隨之而小，當戰事集中於某特殊要點時，更可察覺此事實，此等重要據點之淪陷往往使蘇軍之供應系統遭受更大之打擊。納粹愈迫近莫斯科，則蘇軍防守之伸縮性亦愈減低。

戰事已耗損蘇聯大部資源，約五十萬方哩之領土淪於德軍之手，西部之工業區，多已遭敵蹂躪，烏克蘭(Ukraine)之麥田及礦藏，工廠之資材，重工業及發電廠幾全部損失，納粹現正進迫卡爾科夫(Khar'kov)及唐納

次(Donez)盆地。奧得薩 (Odessa) 及列寧格勒 (Leningrad) 各工廠之出品僅能供給當地之守軍，而莫斯科之工廠，因戰爭之迫近，即將拆卸其裝置矣。在烏拉河 (Ural) 一帶有新建立之兵工廠繼續工作，一部份機械因納粹之進迫而西移，但與原來周密之組織相較，則伏爾加河 (Volga) 以外之工業資產及東俄羅斯之鐵道系統均嫌過於幼稚。

物資之補充問題日趨迫切，蘇聯之抵抗已耗大量人力及物力。空軍方面，足有原第一綫半數之飛機已經損失，坦克車之損失率尤大，因守軍以小隊之坦克車用作防禦武器，故損失極其浩大，蘇聯向英美求援之物資，其中以坦克車為最需要。如今蘇聯已處於仰給外來接濟之境地，至少須俟至生產系統重建後，始可改變現狀；但由外國輸入大量援助之希望甚為渺茫，蓋英美生產尚在加緊追上其本身所需之量，而且已達其最高之生產率。尤其嚴重者為供應綫之問題，摩曼斯克 (Murmansk) 是否可用尚屬疑問，亞爾干日爾 (Archangel) 正開始結冰，即使仍有一水道可以通行，但其行動亦將受阻，海參威亦受日本之威脅，故最有效之路綫乃從波斯灣取道陸路，但其運輸量有限，且有漫長之水程而船隻又缺乏等困難；即令在最順利之情況下，蘇聯顯然仍必需依賴其自己手中剩餘之實力也。

此類物資缺乏，賴彼等在抵抗中所表現之堅毅及機敏而抵償者殊非淺鮮，每一挫折之後，蘇軍必重整旗鼓，不顧一切犧牲，力圖恢復其原來之狀態，蘇軍隨時建築新防綫以阻撓德軍，舊有防綫則不斷增強，以延緩德軍之進展，並減少德軍之侵入。德國之報導曾強調此種防禦方法之有效，障礙物鋼骨避難所及防禦砲火之壕溝使攻擊者遭遇一串個別之強勁據點，此等據點之侵佔必見困難，且須付重大之代價。游擊隊不斷襲擊納粹之交通綫，且使叢林成為恐怖之地區，致使德國之巡邏兵有極端之戒懼，延期炸彈使德軍在佔領城市後之數星期中仍充滿潛伏之危險，無數地雷充實防禦力量，更阻撓德軍之進展。當初冬之奇冷及風雪阻撓德軍機械化部隊之行動時，蘇軍即出動騎兵以截擊德軍之前進部隊。蘇軍從容致力於德國資源、交通及兵員之消耗，使目前之敵方勝利為其最後

耗竭及軍事失敗之前驅。

同時，蘇軍須以極端之力量控制德國勝利之戰果，而阻遏德軍之開拓以消除守軍危殆之地位，雖然蘇軍絕不放鬆任何機會作局部之反攻，但迄今仍不能進爲全綫之總反攻。截至十二月止，德軍始終掌握主動，選擇有利之時期及地區以進行其大型之新攻勢，對於防守堅固之縱深防綫，如莫斯科正面之防綫，亦因此種主動而獲得初步之進入，且有時德軍所慣用之包圍戰術亦得以推行；在過去各戰役中，德軍輒向蘇軍取大規模之包圍攻勢而獲得勝利，而今已見稀少矣。德軍之攻擊常以強大之兵力楔入對方防綫之數要點，然後加壓力於要點兩側之突出地帶，迫使守軍後撤，如此重複演進。德軍猛烈之攻擊，設非蘇軍作驚人不屈之抵抗，則無以避免其極不幸之慘局。

十月初，受重大壓力之守軍仍屹然保有北極海至黑海之防綫。北端，德軍向摩曼斯克(Murmansk)之進攻已於七月間陷入泥沼之處境，迄今仍止於停頓之狀態。德軍在薩拉(Salla)區之進襲威脅摩曼斯克南面之鐵路綫。十月初，芬軍宣佈已佔領彼得羅薩佛得斯克(Petrozavodsk)，芬軍雖在此綫之南部有若干壓力，但尙無甚進展，其主要之收穫爲漢哥(Hango)海軍根據地，該地蘇軍於十二月初撤退。英美方面確已努力規勸芬蘭停止戰爭，而以歸還芬蘭舊有疆界爲條件，此提議之失敗促使英國於十二月六日正式宣戰。芬蘭雖爲軸心所挾持而不能退出戰爭，但彼等爲爭取納粹勝利而忍受重大犧牲之熱誠已逐漸減低矣。

列寧格勒前綫，德軍亦同樣停頓不進，彼等唯一之勝利即十一月八日之夜襲，因而得以伸展至蒂克文(Tikhin)，但即不能繼續前進。既無法與刺多加湖(Lake Ladoga)周圍之芬軍會師，又不得加緊其包圍，蘇軍在數缺口處仍可維持列寧格勒與內地間不甚穩定之交通。德國官方公報稱在此區內之德軍無何進展，且常爲蘇軍反擊。列寧格勒不僅在圍圈中屹立不動，且使圍攻者處於被動之地位。常守軍不斷向納伐(Neva)河沿岸之德軍防綫突襲時，蘇軍在其艦隊及至今未息之喀朗斯塔特(Kronstadt)砲台之砲火掩護下，從波羅的海登陸，在德軍後方發動猛烈之攻擊。十月中旬，德國一記者曾謂此役爲「一條九頭蛇分屍爲數條」，不幸之里勃(von Leeb)軍隊

曾爲之晝夜不寧。

南方之局勢雖不甚穩定，但德國仍被牽制。德軍逕向烏克蘭(Ukraine)推進，而使奧得薩(Odessa)及克里米亞(Crimea)處於孤立之境，但兩地守軍仍維持猛烈之抵抗，惟奧得薩蘇軍有自動撤出之預示。因德軍東進，利用奧得薩以威脅德軍後路之可能性已見減少，且前綫其他部份守軍之需要亦較爲增加。經八日之激戰後，守軍自奧得薩撤出，十月六日羅馬尼亞及德國軍隊開入此城。克里米亞則不同，除非以極高之代價，不能輕易佔領。十月初德軍經一星期之奮力戰鬥，始闖入第一道防綫，但爲守軍所阻，不能繼續前進，欲逼迫柏累科普(Perekop)防綫，德軍必須應用新而強大之兵力。

烏克蘭之局勢已不穩定，基輔(Kiev)之戰已告結束，德軍現正向卡爾科夫(Khar'kov)加重其壓力，而且沿亞速海(Sea of Azov)向美利托波爾(Melitopol)推進。莫斯科前綫，從維里刻伊羅基(Yelikiye Iulki)經斯摩棱斯克(Smolensk)再沿德士那(Desna)之綫爲希特勒進攻莫斯科之跳板，發動新攻勢，企圖於冬季到臨以前攻克莫斯科。

(一) 莫斯科之戰

莫斯科之戰，希特勒向其士兵宣稱爲「今年最後一次之大決戰」。戰事沿瓦爾達(Yal'dai)至亞速海長達一千二百公里之綫進行，當南面倫斯得特(von Rundstedt)部隊鼓起勇氣迫近卡爾科夫及羅斯托夫(Rostov)時，中路鮑克(von Bock)部隊，正以其全力攻擊莫斯科防綫。德軍約有五十師之兵力，其中包括約十三師機械化部隊，加以其他戰場調來之全數飛機，向通莫斯科之大道分頭進攻，其最終之目的，乃仿用包圍基輔及斯摩林斯克之故技，向莫斯科守軍作更大之包圍。

多數重要戰綫均沿鐵路展開，西南方面三路趨向莫斯科，在此三綫上，距莫斯科約一百至二百哩之處，即爲

維亞斯馬 (Vasna)、布利安斯克 (Briansk) 及奧勒爾 (Orel) 據點。一南北縱行之鐵道綫連接維亞斯馬及布利安斯克，另一西行之綫自布利安斯克至奧勒爾，再有一綫迂迴莫斯科外圍約一百哩之處，經過圖拉 (Tula)、卡盧加 (Kaluga)、維亞斯馬及阿希夫 (Rzhev)，更由阿希夫連接一綫西達莫斯科，仍有一綫由西北面進入莫斯科；在此綫上，喀利寧 (Kalinin) 完成莫斯科之新月形防綫。

德軍首欲楔入此數據點，當莫斯科後方之交通綫受猛烈爆炸之時，德軍重要之攻擊目標即在阻隔蘇軍正面及兩翼間之連絡。因攻勢之展開，及倫斯得特 (von Runstedt) 部隊之越過卡爾科夫，以及里勃 (von Leeb) 部隊之到達蒂克文 (Tikhvin)，莫斯科可能完全與列寧格勒及烏克蘭隔絕；如是，德軍可完全肅清莫斯科兩側之蘇軍，收緊包圍，陷莫斯科及守軍於不可逃避之惡運。

德軍初期之收穫頗大。希特勒於十月三日之演說中稱「敵人已被擊潰而永遠不能再起」，十月九日彼私人報紙之主持人戴特利 (Dr. Dietrich) 曾向新聞記者斷言蘇軍之最後得力部隊已被包圍而將消滅，彼並斷言「蘇聯軍事之遭遇使英國夢想之兩綫戰爭已告絕望」。

倘使德國人民確實信任此等聲明，則彼等一旦醒悟必感十分悲痛；此類聲明雖屬誇大，但並非不可能之事，唯言之過早耳。德國之軍隊已突破莫斯科之外圍防綫，並得驚人收穫。在葉耳那 (Yelna) 獲勝後，繼向斯摩棱斯克推進之蘇軍遭受德軍之鉗形攻勢，大部兵力被截於維亞斯馬 (Vasna) 區，沿德士那 (Desna) 及布里安斯克 (Briansk) 附近之蘇軍均被包圍，德方估計被圍蘇軍共約八十師之衆，此固屬誇大，蘇軍已有一部突圍而出，加入其主力部隊，而陷圍之蘇軍仍堅強抵抗，支持達兩星期有奇。柏林方面曾稱此兩地之戰事於十月十八日以前即可結束，殘敵尙待肅清。

當此兩地進行戰鬥之時，德軍並向南侵入，且已獲重大之戰果，德軍向維亞斯馬及布里安斯克之襲擊成功後，復向奧勒爾 (Orel) 推進，亦得成功之戰果。德方宣稱德國機械化部隊向布里安斯克南面發動掃蕩戰，已突進

一百哩，翌日即進攻奧勒爾，經三日之激戰，蘇軍始於八日退出奧勒爾，但德軍却為布里安斯克之蘇軍所阻。蘇軍原有防綫之西南面迄今已成爲戰鬥進行之地區，雖然德軍右翼被阻於奧勒爾至圖拉（Tula）之綫，但會深入維亞斯馬及奧勒爾防綫之隙地。德軍坦克車隊自維亞斯馬向東衝至摩贊斯克（Mozhaisk），南面之壓力使德軍之進展得以越過卡盧加（Kaluga）而達美洛雅羅斯拉凡次（Maloyaroslavets），十月之第三星期杪，此支德軍已進至離莫斯科四十哩之納羅佛明斯克（Naro Fominsk）。自摩贊斯克所施之重大壓迫使西路之守軍後撤，同時，德軍以機械化部隊繞圖拉而趨斯塔林諾哥斯克（Stalingorsk），外圍防綫因而粉碎，而莫斯科已遭受可驚之正面攻擊及南面壓力之威脅。

同時，北翼亦被攻入，當注意力集中於維亞斯馬及奧勒爾方面所受日增之威脅時，德軍悄然從維里刻伊羅基（Velikiye Luki）向北推進，如果德軍初期之進展不甚顯著，則其逐步之進擊實屬可怖。十日間不斷之進展後，已達伏爾加（Volga）河上游，並接近阿希夫（Rzhev）鐵道交叉點。十月十三日德方報道德軍經托次霍克（Torzhok）向北掃蕩，自伏爾加河向喀利寧（Kalinin）推進中，十五日蘇軍即被驅出此城，德軍越過卡盧加，並突破摩贊斯克防綫，迫使莫斯科受三面之圍攻，而瀕於危殆之境。此局勢之嚴重可由蘇政府機關自莫斯科遷至古比雪夫（Kuibyshev）及自遠東方面之急促增援以阻德軍猛烈之前進等事實作爲證明。十月十九日史達林宣佈莫斯科被圍並重申保衛莫斯科到底之決心。五日後，蘇軍將領即有所調動，以朱可夫（Zhukov）率北路，調提摩盛科（Timoshenko）至南路，同時伏羅洛夫（Voroshilov）與希頓尼（Budennoy）自前綫調至後方，組訓新兵後備隊，此等新兵當時乃極端需要也。

戰事現已以全力進行達三星期之久，其規模及性質在歷史上均屬空前。進攻者已開始感到戰爭拖延之不利，及其所受犧牲之重大，交通問題亦隨其前進而增多，機械化部隊或步兵均無疑已蒙受重大之損失，此等疲憊而零散之隊伍有後調而加以整理之必要。多數先頭陣地之隊伍均賴空運以維持重要之給養。初期攻勢之遲滯並不足

奇，其最奇者乃蘇軍處於此種情形之下仍保存強大之兵力。

德軍仍保持其新月形防綫中心之壓力，此防綫自西面趨近莫斯科。摩贊斯克（Mozaisk）及美洛雅羅斯拉凡次（Maloyaroslavets）是此綫上兩主要攻擊據點，摩贊斯克方面，德軍在空前猛烈之砲火支持下大舉進攻，迫使守軍在十月之最後一星期中逐漸後退，一面以飛機猛炸莫斯科，同時美洛雅羅斯拉凡次之突入亦獲成功；但攻抵納羅佛明斯克（Naro Fominsk）之德軍却不能擴大其立足點，離莫斯科僅三十哩之扇形突出地帶，已在蘇軍控制之下。沿納拉（Nara）河曾有一場激戰，雙方均欲建立橋頭陣地以渡過此河，此戰勝負迄至此時尚未決定。雖蘇軍曾被追後撤，但抵抗之強韌及防綫之堅固使德軍不能獲得決定性之突破。

十月杪之氣候對於莫斯科之防禦亦極有助，整個戰地爲十餘日之不斷雨雪所損，而冰霜又不足使地面凍結硬化，唯增加軍隊士兵之不適而已，公路因車輛之載重而攪起深厚之泥漿。納粹亦感整個戰地已成泥沼，不僅坦克車及卡車難於通行，即馬車亦然，此等行動之困難使納粹不能全力進攻，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正面之戰鬥已暫告沉寂。

但兩翼之攻勢仍見積極並有相當威脅。自喀利寧被侵入後，納粹即向東南兩面同時並進，東面之攻擊有大量之坦克車爲支持，並以跳傘部隊作聲援，彼等已得到初步之成功，但仍不能截斷莫斯科北面之交通綫，而南方之攻擊亦始終不能接近莫斯科。喀利寧爲納粹進攻莫斯科側翼末端據點，同時亦爲蘇軍反攻之主要目標，此城乃爲其後數星期中激戰之中心，廢墟之街道曾數度易幟，雙方均不能宣佈確實之佔領。

同時，此新月形之防綫自阿希夫（Ezhov）方面逐漸趨近莫斯科，十月二十八日德軍已達瓦洛可拉姆斯克（Volokolamsk），此地正當喀利寧之南，位於莫斯科西面交通綫之旁，德軍沿此區保持經常之重大壓力，此綫之突破將使莫斯科受東北兩面之威脅；雖然此面之德軍已被阻，但戰鬥之激烈已牽制此區蘇軍之全部兵力，使不得加強其鉗形南端陣地之實力，此面蘇軍已感更嚴重之威脅。

奧勒爾至圖拉之綫，蘇軍亦曾予側面進攻以有力之反擊，並阻撓德軍佔領利森（Ryazan）之企圖，且蘇軍於十月十六日宣佈收復奧勒爾；但德方以包圍維亞斯馬——布里安斯克之師調赴此區增援，而舉行大規模之攻勢，企圖突破東綫。十月二十二日所發動之攻勢曾進迫俄喀（Oka）河對面之兩先頭陣地。當北側正激戰於色普克霍夫（Serpuhlov）時，南側德軍配合龐大之坦克車隊及飛機，以對付守軍堅強之抵抗，並向圖拉邁進中，十一月一日，格得利恩（Guderian）之裝甲部隊已達圖拉城郊，並圖越過此城，繼續東進，但蘇軍力阻此鉗形攻勢之鋒銳；雖在其後兩星期中德軍壓力始終不懈，但蘇軍仍保全圖拉及色普克霍夫之陣地，一如喀利寧守軍所表現者。

中路德軍各綫之進攻，除或有之局部勝利外，幾均被阻，此時德軍企圖擴大兩翼攻勢，以削弱中路蘇軍之抵抗，於是在奧勒爾及新近佔領之卡爾科夫間採取迅速之衝擊，十一月三日已抵達庫爾斯克（Kursk），佔領有利地區以進攻莫斯科及烏克蘭兩戰場之交叉點。五日後，德軍同樣之奇襲得以進至蒂克文（Tikhvin），楔入蘇軍莫斯科防綫北翼及列寧格勒防綫之間，雖然此兩方面已有潛伏之危險，但仍無重大之顯示；雖莫斯科得免於即時之進迫，但德軍準備一旦完成，及氣候轉佳可以發動戰爭時，則莫斯科又將陷於新之危機。

戰爭之殘酷使雙方均蒙受重大之損失。十月初蘇聯發言人宣稱蘇軍死傷之數共計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人，而十一月六日史達林宣佈為一百七十四萬八千人，縱然此等數字不免虛飾，而作較低之估計，僅失蹤人數約計三十七萬八千人；但每月六十萬人之損失數字已足驚人。至於德國之損失，即確實程度僅及如是之數字尚不可得，據史達林之估計，德軍死傷在四百五十萬之數，而納粹估計蘇軍死傷達一千萬之多，此兩數字均未見有何功用。希特勒統計，德軍截至十二月一日止死者為十六萬二千三百十四人，傷者為五十七萬七千七百六十七人，失蹤者為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人，此等數字一如德方其他之報道，同樣令人懷疑。蘇軍抵抗之猛烈及德軍進攻之耗損已造成開戰以來各戰役中所從來未有之重大犧牲，而此種耗損終將為德國之致命傷，德政府現正開始以各種言詞告誡國人，其中最饒興味者為戈培爾警告德人戰爭失敗所引起之種種可怕結果，此乃戈培爾所下之心理補劑，希圖挽回